

散文

秋游淮阳荷花苑

■晏东方

中秋,世人总期盼皓月凌空、清辉遍洒人间,可今年农历八月十五,淮阳的天空却是一片灰白,厚重云层漫过天际,不见明月。小孙女仰起带着稚气的小脸望向灰蒙蒙的天穹,天真地脱口而出:“天空有异常。”月亮虽被乌云遮蔽,阖家团圆的暖意却丝毫未曾消减。

正午时分,我们全家围坐餐桌旁,佳肴满席,笑语声声,亲情融融,尽享中秋团圆的天伦之乐。午后,细密的秋雨淅淅沥沥,雨丝轻柔、微凉,不燥不寒。全家人相约出门,前往龙湖国家湿地公园,探访淮阳荷花苑。

走出古城东门,湖便豁然铺展在眼前。湖面辽阔,仲秋湖景少了盛夏的热烈艳丽,连片荷叶依旧铺展水面,岸边芦苇随风轻轻摇曳,烟雨笼罩湖面,一派朦胧温润的景致。景区门口,两位老人高声吆喝售卖新鲜莲蓬,质朴的乡音混着绵绵秋雨,满是人间烟火气息。雨雾漫过水面,水鸟、残荷、芦苇相映成趣,这便是羲皇故都独有的水乡底色。

许是恰逢中秋佳节,又遇阴雨天,往日喧嚣热闹的荷花苑安静了许多,只有三三两两的游客撑伞在雨中漫步。几位垂钓者静坐湖边,凝神望向水面。野鸭自在穿梭于荷叶丛中,嬉戏游弋;成双成对的白鹭舒展羽翼,在浩渺湖面上翩然翻飞,时而点水掠波,时而凌空起舞,为秋日湖光平添几分灵动。两位衣着

时尚的少女,驻足一处网红打卡点,从容拍照。小孙女见状,也蹦蹦跳跳跑上前,学她们变换姿势打卡留影。孩童清脆的笑声回荡在荷塘边,为古朴的荷花苑添了几分生机。

塑木铺就的荷风栈道曲折迂回,串联起荷花台、莲叶台等多处观景平台。狭长栈道延伸至荷塘深处,几处观景平台错落点缀于水面,汉乐府《江南》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描绘的画面,瞬间浮现在眼前。自西向东放眼望去,整片荷塘宛如一朵巨大的荷花徐徐绽放。游人行于栈道之上,沐绵绵秋雨,恍若游鱼,切身感受到“鱼戏莲叶间”的悠然意趣。转而自东向西远眺,湖面开阔浩渺,烟雨之中飞鸟点点,远处湖中的画卦台和“蔡池秋月”美景映入眼帘,满目空旷辽远。

秋雨绵绵,密密匝匝的荷叶层层错落铺展湖面。时至仲秋,盛放的荷花大多褪去芳华,嫩黄、碧绿的莲蓬高高擎举,在雨雾中轻轻摇曳,仿佛向着来往游人颌首致意。雨滴落在荷叶上,如珍珠般在叶面滚动,忽而汇聚一处,叮咚落入湖中。芦苇深处传来翠鸟清亮的啼鸣,穿透蒙蒙雨幕。岸边垂柳枝条低垂,芦苇轻摇,仿佛也在静静聆听雨滴敲打荷叶、叩击湖面的这一曲自然交响乐。满目青碧之间,尚有几株迟开的粉荷,从层层叠叠的荷叶间探出头,在清冷秋雨之中明艳夺目,成为秋日荷塘里的一份惊喜。

秋日的荷,自有一番独特况味。盛夏荷花热烈绚烂,尽情展露勃勃生机;仲秋的荷塘褪去张扬,部分荷叶边缘微微泛黄,却不见衰败颓唐。饱满的莲蓬孕育出成熟的莲子,是荷花对秋天沉甸甸的馈赠。夏日看花,是欣赏蓬勃生机;秋日观荷,则体悟繁花落尽之后生命沉淀的力量。

行至栈道尽头,便是游船码头。一位十多岁的少年摘下一片宽荷叶,巧手对折,做成荷叶帽戴在头上,招呼同伴拍照。家人在此合影,把诗词雅韵、雨中荷塘与阖家团圆的美好一同定格。

一路前行,走过造型别致的荷香亭,漫步可遮阳避雨的观景长廊,路过迂回曲折的石板小桥。亭台、长廊、石桥兼顾实用与审美,处处流露设计者的独到匠心。一路缓步前行,最终抵达羲荷广场。巨型“神州第一荷”莲花雕塑矗立眼前,花瓣舒展大气,将伏羲与荷花的古老传说具象呈现,成为整个荷花苑的点睛之笔。

伫立广场,望着烟雨笼罩的万亩龙湖,心中生出无限遐想。三千年前,陈地先民便在此赏蒲观荷、感怀心事,《诗经·陈风·泽陂》云: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。”淮阳的荷花也因此成为从《诗经》中走出来的活文物,年年

花开花落,文脉绵延不绝。北宋晏殊两度任职陈州,他治理地方,泛舟柳湖,赏荷赋诗,留下许多风流佳话。范仲淹感念晏殊的知遇之恩,专程赴陈州拜望恩师。两位先贤面对浩瀚湖光,把酒论道,心怀家国天下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襟,与荷清正高洁的品格遥相呼应。遥想上古神农氏尝遍百草,辨识莲藕可食,滋养先民;伏羲于此开创华夏文明。后世文人接踵而至,赏荷抒怀,家国情怀、儿女情思、人生感慨,尽数付与一池荷风。

今年中秋,我们无缘皓月,潇潇秋雨却赠予荷塘另一番风情。世人赏荷,多偏爱盛夏灼灼花开,而这一场雨中漫步,却让我读懂荷花完整的生命轮回。花开一季何其短暂,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却绵长不绝。一池荷花,承载着伏羲部族定居繁衍的远古记忆,镌刻于《诗经》的字里行间,又被后世无数诗词反复咏叹。自然风物与三千年华夏文脉紧紧交织,荷早已不只是一花一叶的草木,更是羲皇故都的文化印记,是陈楚大地生生不息的诗意传承。

此次阖家出游,没有皎洁圆月相伴,却见潇潇秋雨、满池荷叶、水鸟翩跹。小孙女嬉笑奔跑,家人闲谈漫步,自然之美、亲情暖意、历史厚重在此刻交融。秋雨洗尽尘世喧嚣,一池秋荷诉说千年过往。未见中秋皓月,却收获了一份独属于淮阳龙湖的中秋记忆,久久留驻心间。

随笔



我家住在豫东平原一个偏僻的村庄,洛河从村旁流过,河坡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竹子。关于这片竹林的来历,父亲是这样说的:儿时过年走亲戚,姥姥给他装了两竹篮白面馍,一时找不到扁担,舅舅便拔下一竿新竹,让他用来挑担。父亲回家后,把这竿泛着青绿的竹子栽到河坡上。竹子根系发达,横向蔓延,节上的芽发育成竹笋,钻出地面,长成新竹。几十年后,原本长满野草的河坡,便被茂密的竹林覆盖。

我小时候常和小伙伴到竹林里玩耍。那时竹子还很稀疏,地上开满各色野花,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,蜜蜂忙着采集花蜜,草丛里的蚂蚱和蟋蟀被我们惊得四处乱跑,空中的鸟鸣清脆悦耳。

那时候,我总觉得冬天来得快,也很漫长。秋末,竹叶还是青绿的,随着温度越来越低,寒风凛冽、大雪纷飞时,竹叶边缘渐渐泛黄,鸟儿也飞往南方,竹林里没有了往日的生机。我总是盼着春天快快到来。

季节轮回。到了三月,气温逐渐回升,晴朗的日子里,暖风拂面。不知不觉间,泛黄的竹叶又变绿了,还有一些嫩绿的竹笋从泥土里钻了出来,竹林又披上了盛装。当作为报春使者的百灵鸟从南方飞回来时,万物复苏,百花争艳,彩蝶飞舞。

每年初春,都会有十几种鸟儿从南方迁徙到这里,它们在林间跳跃、嬉戏,从早到晚,清脆的叫声在竹林里回荡。不同的鸟儿叫声各不相同,我最喜欢听百灵鸟的叫声,那声音清脆嘹亮、婉转动听。它的飞行技术更是堪称神奇,仿佛有意炫耀一般,你越看它,它便飞得越高。它扇动灵巧的翅膀从竹梢垂直飞起,边飞边唱,直到高得只剩下一个黑点般大小,便悬停在空中。当人们翘首仰望、惊喜不已时,它突然急转直下,像箭一样落入草丛,消失得无影无踪,而它清脆的叫声还在竹林上空回荡。

那时,我正上小学,每天下午放学回家,把书包一扔就往竹林里跑,去看那些林中的精灵,看它们在竹枝间嬉戏。不久,这些鸟儿便开始在竹林里筑巢。听老人们讲,百灵鸟通常在草丛或庄稼地里繁育后代,有人便忍不住去寻找鸟巢,想看个究竟。人类的打扰,会让百灵鸟放弃原来的栖息地。而这片竹林茂密幽静,靠近水源,食物充足,又少有人打扰,便成了它们理想的栖息地。

百灵鸟警觉性很高,稍有风吹草动,就会飞离巢穴,甚至弃巢而去。为了近距离观察它们,我常在太阳快落山时,躲在竹林边缘。竹林里阴暗潮湿,杂草丛生,滋生很多蚊虫。蚊子在我身边萦绕,叮得我奇痒难忍。我突然看见一只百灵鸟衔着虫子落在一棵粗壮的竹子上,它向四周望了望,然后进了鸟窝,随后,窝里便响起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。

天色渐暗,夕阳在天边铺开绚丽的画卷,随风摇曳的竹叶在晚霞中闪着光,仿佛镀上了一层金。随着一道道晚霞褪去,被霞光染红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,天边有几颗星星在闪烁。躲在云层后的月亮露出了面容,圆圆的,悬在空中,洒下皎洁的光芒。这时,鸟儿开始歌唱,起初是几只,不一会儿,许多鸟儿都加入了合唱,这是它们一天中的最后一次合唱。百灵鸟是大自然中的优秀歌手,它的鸣叫千变万化,有时清脆,有时婉转,有时激越,有时嘹亮,如果不是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,很难相信,十几种不同的声音,竟能从一只鸟的嘴里发出。

这片竹林就像一个大舞台,鸟儿扇动着美丽的翅膀,展开动人的歌喉,尽情歌唱,这歌声唤醒了河谷,仿佛月光编织的银丝,萦绕在大地之上,极具穿透力,久久不散。吃过晚饭的人们不顾一天的劳累,还没来得及拍掉身上的尘土,便不约而同地来到竹林边,聆听这动人的歌声,感受这份宁静。对他们来说,这歌声能缓解一天的疲惫,洗去心头的烦忧,也能让他们对明天充满期待。

夜色渐深,人们陆陆续续走回家中,明天,他们还有农活要忙。这时,鸟儿也不再低声鸣叫,仿佛怕打破这夜晚的宁静。我独自走进竹林,仰望夜空,茂密的竹叶遮住了我的视线,只能从竹叶的缝隙里看到点点月光。突然,我听到一阵窸窣声,一个黑影悄悄向我这边靠近。接着,一道手电筒的光束照向鸟窝。我打了个寒战,连忙屏住呼吸。借着灯光,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身边匆匆走过,原来是我的好伙伴小强。我很气愤,从草丛中跃起,大喊:“小强,你怎么能趁黑夜捉鸟呢?”小强被我的喊声吓了一跳,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,那是一捆带刺的荆棘枝条。原来,他是怕其他动物爬上竹子毁坏鸟巢,便拿来一些荆棘枝条,准备绑在竹子上。他怕白天来会惊扰鸟儿,就趁黑夜来到这里。我错怪了小强,心里很内疚。

小强一手拿着手电筒照明,一手按住搭在竹竿上的枝条,让我帮忙捆绑。慌乱中,我的手被枝条上的尖刺扎破了,渗出了血。小强担心地问我:“哥,疼吗?”我摇摇头。

枝条都绑好以后,月亮已经西斜,虫鸣声时断时续,竹林里格外安静。小强的母亲在村里喊他,我们手拉手走出竹林。

我回到家,躺在床上翻来覆去,难以入睡,一闭上眼睛,百灵鸟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,耳边又响起优美的歌声。睡不着,我便索性来到院子里。月亮像一盏明灯,挂在西边远处的树梢上,清辉洒满院落。风越来越大,吹得竹子不停地摇摆,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我在竹叶的沙沙声中,偶尔听到一种稚嫩的声音,那是雏鸟的呢喃。竹林的鸟巢里,一些雏鸟已经破壳,此时,它们正偎依在母亲身旁,睡得香甜。

月亮很快便隐没在竹林深处,四周更加安静,天色更暗了。我的手隐隐作痛,心里却甜甜的。我想,小强大概也没有睡着吧,他也许和我一样,正在院里一边望着月亮,一边聆听鸟儿的呢喃。

竹林里的歌声

■张颖

小小说

马记当铺

■司新国

光绪年间,周家口磨盘街有一家马记当铺。一扇漆黑的榆木大门,门上的铜环被摩挲得锃亮,像两只往外窥视的眼睛。里面柜台高高的,人站底下得仰着头,朝奉站在柜台后往下瞅,活像庙里的判官。

掌柜马三爷,人送外号“马扒皮”,山西太谷人,手里有三样绝活,全是当铺传了几辈子的损招。一是看人下菜碟,往死里压价。收东西,第一眼看的不是物件值多少钱,而是你有多急。来人穿得寒酸、满脸焦急,价格直接砍到原价的一成,不是东西不值钱,是人不值钱。来人要是衣着体面,说话有底气,则另当别论。二是写当票像鬼画符。上面的字,你十有八九看不懂,不是因为你没文化,而是因为故意写成了“当铺体”。每个字都写得龙飞凤舞,缺笔少画,好好一件紫貂大氅,他提笔就落“虫吃鼠咬,光板没毛,破面烂袄一件”,将来真要是虫蛀了、鼠咬了、调包了,当户拿着当票来闹,他就会拿出当票:“你看,当的就是破面烂袄一件,没毛病啊。”三是做暗记。但凡物件到了他的手,不当也要留个记号,周边当铺见了这记号,全跟着往死里压价。

这年入秋,雨下得黏黏糊糊,河水涨到了铁牛脖子处。当铺门口来了个老头,裤腿上溅满泥浆,怀里揣着个油布包,在门口来回踱步。伙计刚要张嘴轰人,马三爷隔着雕花板一眼瞅见油布缝里透出点金黄,立马换了张笑脸,亲自迎出来,把人往里面让,还顺手递上一碗热茶。

老头攥着茶碗,手直抖,半天才结结巴巴说自己是商水城上村的,前年在汝阳旧城遗址刨出个铁匣子,里面躺着个金麒麟,现在急着凑钱给儿子娶媳妇,想当八十两银子。

彼时当铺都要“扣头”,即当金十两,当铺先扣一两利息,只付给当户九两现银,利息仍按十两计算,还要额外收取“存箱费”“保管费”等,从当金里直接扣除。以此类推,八十两的当票,当户到手也就七十两现银。当然,当铺也有风险。若当物被盗,需按“照当本银一两,再赔一两”的标准赔付,八十两当本的金麒麟失窃,当铺需赔付一百六十两白银,并扣除此前的应付利息。

马三爷打开油布包,里面是一尊明永乐年间的金麒麟,呈卧伏状。后腿曲蹲,右前肢直伸踏地,左前肢弓起,回首远眺,颈部高凸,鬃毛细密上扬,双眼突出,炯炯有神,獠牙锋利尖挺。背棘如戟,鳞片纹排列整齐有序,掐饰夔龙、如意云纹点缀其间。沉甸甸、金闪闪,皮壳老到温润。他拿试金石蹭了点金屑,翻来覆去看了半天,光这金子就值百儿八十两,再算上老古董的价,碰上识货的主儿,少说能卖二三百两。

可他脸上半分不露,把金麒麟往桌上一撂,皱着眉摇头:“地里刨出来的东西,来路不明,我这是担着天大的风险给你当钱。最多当六十两,当期半年,到期不赎,东西归当铺处置。”老头急了:“这金麒麟,咋着也值百十两!”

马三爷眼皮都不抬:“麒麟是麒麟的价,当是当的价。”

老头急得眼圈都红了,磨了半天,才咬咬牙应下,攥着五十两银子和一张写着“金麒麟一尊,当银六十两”的当票走了。

老头走后的第八天,顺河街聚宝斋古玩铺的李掌柜来访。这李掌柜曾与马三爷有过生意

上的争执,差点打官司,平时见面都是爱搭不理的。不知是什么风把他吹来了,且一进后堂,目光立刻盯在多宝阁上的金麒麟上,两眼放光:“我的马三爷,这尊金麒麟从哪儿弄的?前阵子京城的朋友出三百两银子托我找一尊,要给王爷寿辰添彩头,我正发愁哩。匀给我吧,定金现在就给,分文不拖。”

马三爷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,三百两,扣掉给老头的五十两,净赚二百五十两,这样的生意上哪儿找!可他随即犯了嘀咕:这李掌柜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吧?再说万一那老头半年来赎,按行规就得把金麒麟原物还回去。可到手的银子哪能让它飞了?马三爷最终还是被白花花的银子晃晕了头,便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,跟李掌柜磨了小半个时辰辰,才“勉强”应下,收了五十两定银,签下契约,商定三天后李掌柜带二百五十两尾款来取货。

李掌柜前脚刚走,马三爷后脚就把最得力的伙计叫到跟前,咬着耳朵吩咐:“等那老头来赎,你就说被人偷走了,最多赔他六十两,多一个儿子都别想。”伙计心领神会,连连点头。

没想到,三天后李掌柜未到,老头攥着当票和五十两银子来了。

伙计按照马三爷教的话,说金麒麟被贼偷了,只肯赔六十两。老头当场发飙,把当票往地上一摔,坐在门槛上哭天抢地,说这金麒麟是他家祖上从明朝传下来的,少说值一千两。哭声引来了半条街的街坊来看热闹,不一会儿,“马三爷私吞人家家宝”的闲话就传遍了半拉周家口。老头见说不通,抹了把脸,直接去县衙哭闹撒泼,递了状纸。

马三爷被传到公堂的时候,半点都不慌。他在典当行摸爬滚打几十年,大清律例他门儿清;当铺弄丢了当物,最多按当银的两倍赔偿,就算闹到陈州府衙,他也自认占着理。可他刚在堂下站定,就看见聚宝斋的李掌柜也拿着契约来了,当场递上状纸,说这尊金麒麟是他早就以三百两白银为王爷预订。那天他从马三爷处回去后,便有人送来一尊同样的金麒麟,成色比马三爷这尊还好,人家也是要的这个!只因与马三爷有约在先,便婉拒了。现在马三爷这尊金麒麟弄没了,那尊金麒麟人家坐地起价,没有六百两银子不卖,又不能耽误了王爷寿辰,马三爷得赔他三百两预订损失。

马三爷当场就蒙了,后背冷汗瞬间浸透了绸布长衫。他这才反应过来,老头和李掌柜是一伙的!那尊金麒麟肯定有问题!老头装疯卖傻,从头到尾都是在给他设局。

可人证物证俱在,他想反悔都找不到由头,只能吃哑巴亏。县太爷怕王爷怪罪,判马三爷赔老头白银一百二十两,赔李掌柜预订损失三百两。马三爷失魂落魄回到当铺,气急之下,把那尊金麒麟用铁锤砸碎,里面露出的全是黑乎乎的铅块,连两两碎银都不值。

经此一事,马三爷臭名远扬,再也没人敢到他的当铺典当贵重物件,连往日跟他串通压价的同行,都不肯再跟他打交道。不到半年,那扇曾经气派的黑漆大门,就挂上了“出兑”的木牌子,马三爷从此在周家口销声匿迹。

老人们都说,这不是什么高明的骗术,是马扒皮靠坑人赚黑心钱,最后掉进了自己挖的坑,给自己扒了皮。

